

## 第一章、失格

懶，這個意念近乎於詩意，我最近總是這麼想。

全身鬆軟，什麼都不想做，也沒有什麼必須去做，我挺喜歡這狀態，雖然旁人未免干涉我的懶，大概是他們沒法放縱自己無所事事，只好時不時提醒我，可以了喔，夠了喔，要振作起來。

振作有用的話，半年來，像是電腦系統重整刪除瀏覽紀錄不知重複振作多少次，結果還不是和半年前一樣。漸漸地，別人說什麼我也不在乎了。或許，有些人總是倚靠校對別的人生，才能比對出自我存在的意義吧。

毫無長進的我，隨意伸出腳背磨磨躺在沙發那頭的小貓，倘若不驚擾牠，我想牠一直睡到世界末日也沒問題。

一個人若是整日懶洋洋的睡，吃喝賴在床，大家肯定說有病不要拖，快去看醫生，我的確照做了，三餐飯後吃藥更是成天嗜睡，作息和小貓差不多。

小貓一天睡眠超過十小時，也會去砂盆滾來滾去幾次，半是玩沙，半是拉屎拉尿，喝水吃飼料差不多四次。我也不想這麼精確為牠計算作息，實在是近來閒得發慌，整天掛網打遊戲也發膩，嘴破食慾差，醒醒睡睡分不清黑夜白天，簡直人模鬼樣。

看來人的憂鬱不會傳染給貓。小貓是在附近自助餐的垃圾桶邊撿來的，注射三劑預防針後目前很健康，牠每天充滿鬥志勤練出奇不意攻擊術，老在我掛網打遊戲吃飯睡覺時一次次攻擊我的手指和腳趾，老是待在家的活體我自然成為牠的獵物。

小貓沒有朋友，牠只有我。想到這，我就原諒牠了。

室友大熊不算牠朋友，大熊經過牠旁邊只會哼哼兩聲，小貓倒不在意別人用鼻孔問候牠，偶爾也翻開肚子表示友好。「欸，這隻貓真沒恥度，我剛指著牠的鼻子說，再一直吃，就丟出門喔，牠還來磨我的腳，你看牠的樣子……」大熊不屑地用拖鞋撥弄小貓的尾巴，嘴角居然露出難得的微笑。

如果我有小貓那張討人喜歡的臉，是不是會比較容易留住朋友？

我是個朋友很少的人，大概是伸出一隻手可數完的朋友數，也有可能過幾天就刪掉一個也說不定。

交朋友讓人身累心也累，我不是個事事為人著想的朋友，當然也不可能擁有事事為我著想的朋友。這點，我很有自知之明。

像我這樣的人，只想將人際往來減少到最低，非不必要，不願和人有太多接觸。不過，今年我忽然失業了。任職多年的生機產品公司居然無預警倒閉，可能快要三十五歲，不論怎麼努力投履歷，甚至連派遣工作也不介意試試，經過半年仍然找不到工作。

我不想動用辛苦累積的定存，當時雖有領到幾個月資遣費，現在又有小貓，存摺數字一直往下遞減的日子也快過不下去了。這時，父親一通電話解除了我的窘境。

他說奶奶最近退化很嚴重，帶去醫院檢查發現是初期失智症，需要人手幫忙，請外傭看護怕奶奶排斥，而且奶奶慣說湖南方言溝通也有問題。他還再三強調沒時間重新教一遍生活細節給外傭，同樣要花錢不如給自己人機會。

打小我就覺得我爸是個話術很高的人，我們一向溝通不良，大約就像電腦裡不相容的兩套系統，各有各的語法，分開運作沒問題，放在一起，螢幕只有漫長的空白。

這回，他挑明說是給我機會，而不是可憐兒子找不到工作，我想，他可能也和我一樣在逃避什麼，但是現在追究也不可能得到答案。

奶奶的確是個蠻難相處的老人，脾氣捉摸不定不說，疑心病又重，當初母親就被她的挑剔整得很慘。

近來回家看奶奶，每次都發現她的臉彷彿變了模樣，並不是皺紋老人斑變多，而是她的表情。明明前一秒熱情地摸著我的手說，人家送的鐵盒子英國餅乾留給我吃，後一秒便忽然安靜下來，我的身影已經從方才熾熱的瞳孔消逝，她空洞的眼睛什麼都不曾留下望著床單和磨石子地板。總之，感覺奶奶瞬間移動到另一個時空去了。

她像是完全不認識我，偶爾將臉別向窗口，凝視著窗外院子裡栽植的花草，或將視線投向更遠的高架橋。彷彿在不知名的遠方，有另一個時間流動的場所，奶奶隨時都能去到那裡。

那個時候，她是存在異次元的奶奶，語言、時間流速、空氣，或者連引力都和我們不一樣。當我這麼和父親說，電話裡的時空靜默了兩秒，他說自己沒想到這些，想不到我有他不知道的細膩，接著便要我認真考慮回家幫忙。

父親從不在乎我到底認不認真，還住在家時，他極少干預我想做的事，應該是說我也不會徵得他的同意才去做想做的事。認真二字，仍讓我的心觸動了一下。

「有件事……昨天傍晚，奶奶穿著她的碎花洋裝和繡花鞋，還開心的跟我說再見……說要去找她兒子……她兒子是我啊。」電話裡他的聲音像是不想說出這事，越是吞吞吐吐更感覺憂傷。

父親補充說帶奶奶去過醫院檢查，腦部影像掃描顯示神經細胞已開始退化。醫生說失智的症狀恐怕不是最近突然發生的。父親回憶，這些症狀追根溯源應該有一年之久了，剛開始好像是搞不清楚時間，幾年幾月幾號星期幾，什麼節日也記不得，他心想老人健忘很正常，自己也常記不清日期。後來才吃過飯又忘記吃過，白天晚上的時間也會弄混，白天呼呼大睡叫不起來，還怪父親老是吵她睡覺，半夜十二點又提著菜籃說要去市場買菜。

現在根本不能讓她自己出門，有天下午父親社區大學講課結束四處找不著她，最後才發現她呆坐在隔兩條街口的小公園，坐了整個下午，臉頰曬得紅通通。「明明你奶奶每天早上都去小公園和老師練氣功，你說，這麼熟悉的地方她怎麼就不知道路回家呢？她瞪大眼睛看著我說，不知道哇——不知道哇——」

「那怎麼辦？」電話這頭的我第一次聽到父親滔滔不決，有點陌生。

「能怎麼辦？她見了我第一句話說，兒子，我好餓。我趕緊帶她回家啊。」

我本來揣測壞脾氣的父親哪裡忍得下暴躁的情緒，肯定嘮嘮叨叨罵個幾句，那次奶奶走失，嚇壞父親，這症狀實在太明顯，他才驚覺好像就是新聞報導所說的失智症。

聽到這……除了回家，我也沒有別的選擇，電話裡稍微考慮一下就答應了。

我不曾懷疑父親對奶奶的情感，只懷疑自己，這不是打怪補血改模組升級外掛這麼簡單，我對照護老人完全無技能，真的能做好這件事嗎？

不過，我會這麼爽快答應，主要是父親開出和原來薪資差不多的待遇，解除了最近死水爛泥一樣狀態，而且我本來就是奶奶帶大的小孩，現在不過是讓我回家照顧奶奶。

我不得不將這件事告訴大熊，首先得退掉一起合租的公寓，即使只是要回到距離市中心約兩小時車程的郊區，總覺得還是造成他的經濟壓力。

大熊是我上個工作不同部門的同事，他是軟體工程師，這專業從來不愁被減薪裁員，大熊優秀的腦袋總是一再被獵人頭公司挖角。可惜他宅度破表，熱愛軍事模型和蒐集限量公仔，至今還無法買下一間小套房，只能和我勉強湊合同租老舊公寓。

他本來是在我五根手指範圍內的朋友，也不知道自己還能忍耐他多久，他每次都在挑戰我的極限。他有個缺點讓我很困擾，這麼說並非交情不好，反而是交情太好而感到困擾。

事情是這樣的，每次交談，無論我說什麼，大熊總習慣追隨我的話尾，這頻率讓人緊張，不知道要不要繼續說下去。我們同居這麼久，始終沒說出這個困擾，也不知道這樣對他是好還是不好。

譬如我說，昨天又接到我爸電話，說奶奶才吃過午餐不到半小時又說沒吃飯，不給她吃，她又哭著說兒子不孝真的很誇張……講到這裡大熊必定同步跟著我說「又說沒吃……真的很誇張」。我說，但是小時候偷她皮包的錢又記得好清楚，也太無厘頭了。他也不會漏拍，緊跟著我說「太無厘頭了」。

不過是聊個天，同步收音環場效果驚人，陣陣迴音總讓我暈眩連綿。

有時，自己情緒不佳，還要檢討是否形容譬喻能力太過低下，才會每次都被猜中所思所想，隱忍不發加上得時時自省，我們的友情距離崩塌不遠。有時，我心情還不錯，也會同理他的超能力，每次都能猜到下一句，不是天才也很難說他是蠢材之流吧。

久而久之，我發現只要避開兩人共處的時間，可以減少類似狀況發生，但住在一起實在很難不交談。有幾次，我發現他在講電話，也能找到可追隨話尾的人，仔細觀察一段時間，他真的非常享受猜測別人的心思，甚至每次共處時總能盡情地投入你來我往的談話。像他這樣的人絕對不愁沒朋友的。

## §

比起半年前的我，一隻手掌的朋友數已是很大的進步。至少我的醫師會覺得我憂鬱也沒有復發的跡象，因為我還有工作的欲望，藥物都已減量。

真可悲，一個人不想工作，找不到工作，因而吃不下睡不著，折磨自己半個月，一直失眠也不是辦法，去看了醫生，又被轉診到身心科，醫生說做問卷我也是五四三亂填，最後量表一出來就領到憂鬱症執照。

我以為自己只是討厭社交和人際障礙，大熊還說像我們這種說話白目又低情商的人，根本就是亞斯伯格，這醫生會不會看病啊。

自從開始吃藥，大熊難得不追隨我的話尾，有點感動。無論是亞斯或憂鬱，我都不想要，雖然會在求職上減分，我還是將最近的健康狀況填進履歷網頁。

吃了抗憂鬱藥鎮日昏昏沉沉，像是隔著果凍在看外面的世界，但我覺得在果凍裡凝結的自己其實很不錯。

「欸，憂鬱症這事，不要寫在履歷比較好，會不會更加找不到工作啊。」大熊停下手中的遊戲搖桿，歪著頭凝視著我，他看起來異常認真。

「有點道理。」我輕輕地點點頭。大熊這種愛猜別人心思的傢伙絕對知道社會險惡。

我也不喜歡這種判定，心裡有病感覺比生理有病還要可恥，好像從此有了污點。但現在問題不是要不要刪掉，而是根本沒有一家公司通知我去面試啊。還好，不必思考再填一份履歷，父親就打電話要我回家幫忙了。

搬回家去住，要考慮的還有小貓，六個月大的小貓要挪窩住，問過獸醫應該沒問題，只要注意居住空間儘量要讓小貓有安全感。

撿到小貓那天，我剛看完病沮喪的拖著快要散成碎片的身體回家，醫生說我一星期都沒睡覺，絕大部分是找不到工作壓力太大，開了輕量安眠藥和抗憂鬱藥物，要我按時服用並定時回診。失業又要定時看醫生，拿著藥包不知怎麼胸口好像有點喘不過氣來。

「真要養這隻貓嗎？不是應該等到有工作再養？」大熊的聲音有點怕我已下定決心。

大熊的確有權利參與加入新室友的投票，但我的確不打算聽他的。

小貓的眼睛滿是黃褐色分泌物，上下眼瞼都糊在一起張不開，我伸出手指沾著肉泥耐心地餵牠，盲目的牠便捧著我的手指專注吸吮。小貓眯著眼狂吃的傻樣有點像我小時候，不停往嘴裡塞著軟糖連一旁的人看了都甜蜜。一會兒，小貓滿足地攤著肚仰翻在我腿上。

等到我有工作，牠就死掉了。我聽見自己平靜的說。

等到有工作……牠就死掉了。大熊重複了我說的話。

他忽然乾笑起來，用力拍拍我的肩膀說，不會啦，愛說笑，養吧養吧，這麼小也花不了多少錢。大熊表示伙食費啊教養費也可以算他一份。

小貓好像聽見什麼，張開眼睛喵喵鳴叫著，大熊說，天哪，簡直是小嬰兒，那張臉也太萌了吧。

當時我抬起頭看了大熊一眼，他這個死愛錢的工程師宅男，還算是個不錯的朋友。我又將他放進我的五根手指裡面。如果，我有小貓那種萌到讓人心臟炸裂的臉，是不是能翻轉人生，至少，不會那麼悲慘，有個誰，也會憐憫我的處境也說不定。

話又說回來，有貓的生活，讓我的心情平靜許多，好像比較少想到死啊痛苦啊孤獨這些事了。

如果世界上沒有貓，不知有多少人會覺得活著很難。至少對我而言，對世界失望的時候，轉身和小貓打招呼，總得到毫無雜念的回應，即使只有一聲喵喵，多一聲牠都不肯，我也面對面收到訊息了。

如果當天我想死賴在床上，關起門來睡也逃不過小貓魔音穿腦，牠總不厭其煩在房門外如泣如訴地呼喊，還不知從何學來猛抓門板的招，只好爬起來陪牠玩幼稚的遊戲。

我的耐性還沒長出來，通常就是隨便揉幾個紙球，反覆地丟過來丟過去，小貓居然在這個新家長出翅膀快樂地飛揚起來。我們在不到五公尺的走廊拋接球，小貓總是一次又一次不知疲倦地叨著球歡快地奔到我腳邊，再一個弧線，球落在走廊盡頭，甚至有好幾次，小貓在空中攔截了紙球，我不禁為這傢伙歡呼起來，他該不會被貓耽誤的天生運動好手吧。

每次看到很蠢很容易滿足的小貓，我總不自覺微笑。

「還好有貓，才能將我從床上拉起來。」大熊的聲音從我身後冒出來。

大熊不會懂得小貓的出現，對我有什麼意義，就好像我也不清楚拯救一隻小貓，是不是就能拯救那個被醫生宣判已經憂鬱的我。

§

讀大學後就離家租房子住，有十年不曾和父親同在一個屋簷，正確來說，

自從母親離開後，我們就無話可說了。

無話，好像是缺少了媽媽在中間傳遞這句那句，我們就不會聊天，他只會說奶奶想見你有空回家吃個飯、奶奶最近很健忘出門去買菜居然迷路了、奶奶說她的什麼東西不見了你回來可能找得到……

有些東西分明存在過，但需要時卻怎麼都找不到，有時我懷疑，我和父親遺失的回憶可能比奶奶還要多。

他笨拙地聊天素材全都建立在奶奶身上，實在讓人無言，雖然我也只會問他，奶奶最近還是會吃過飯就忘記？白天還是一直愛睡覺？還是會懷疑別人偷她東西？

差別在於父親都是命令句，我這裡全是疑問句。

父親並不知道，我這亞斯伯格傾向再加上被資遣而憂鬱的失業男，不就是被社會淘汰不夠格存在人間的人，我也不清楚，這樣的人真的夠格照顧失智的奶奶嗎？

我還來不及思考太多夠不夠格的問題，回家後暴風捲雲有如山堆積的瑣事得處理，主要是奶奶的房間需要改造成無障礙設施，從電動床擺置到衛浴扶手都要重新設計。棘手的還有整理父親像是松鼠一樣經年累月藏匿在家中各個角落的物品，巨大如各式運動器材跑步機乒乓球桌渺小如各種股東贈品背包 T 恤文件夾，光是溫水瓶和碗盤杯盞各有十幾二十個，我不知道這十幾年父親究竟過著怎樣的囤積生活。

我們不只隔著無法解讀的亂碼，還是兩個不同年代的處理系統。

每次跟他說要斷捨離，他就白眼我說，東西好好地丟掉會遭天譴，如果趁他不在偷偷丟掉，不多時他就會去回收地點撿回更多別人斷捨離的東西。

倘若我多說幾句，他便說搞清楚現在誰是老闆，長眼睛沒見過淨找老闆麻煩的員工。

無論我到哪工作都有個機車老闆，真是千年萬年不爛的普通道理。表面上，他是給了始終找不到工作的兒子機會，卻照常去附近的社區大學教老人寫作，除了自己的母親偶爾不認得他，備課上課下課，他的生活沒什麼改變。

他就是在逃避這個家，逃避生病老母，逃避我吧。

或許，父親不太能接受有如軟泥的奶奶，才會暫時將照盼病人的責任丟給我，除此之外，我想不出他逃避的答案。

父親近來髮際線往後撤退不少，不想染的短髮蒼蒼更顯老態，畢竟只要見過奶奶的人總是訝異地說，「騙人吧？阿姨最多六十，妳看起來比妳兒子還年輕啊。」

奶奶總是沉醉在外表比實際年齡年輕的讚美裡，她每天會去市公所旁的公園練太極舞和外丹功，還堅持負責三餐和打掃，說是老人要活就要動。沒想到這麼勤勞養生的她，年至八十還是走向失智之路。

我的工作除了幫父親當他老母的乖兒子噓寒問暖，回家住的好處還是多過海浪般洶湧的雜事，不但吃喝都有人罩，精確來說，是他請的清潔阿姨會順便幫忙做簡單飯菜，還沒正式領到薪資前覺得自己好像在啃老。

花甲之年的父親提早從高中國文老師退休後，主要工作則在附近的社區大學教攝影和文學創作。簡單來說，就是教一些退休的老先生老太太怎麼整理老照片寫回憶錄之類。

他昨天在飯桌上一面批改學生作業一面有意無意望著我，我正將他囤積在地下室的剪報全都翻出來，用塑膠繩打包，一疊疊運到院子裡，這樣的動作重

複數十次，才將累積的剪報清空。

「現在有誰還剪報啦，超不環保，爸，全丟了啦。你那些資料報社資料庫都有，花錢就可以上網頁閱讀，科技的時代，老人要跟上啦。」

「現在年輕人都生小孩了，要那麼多老人幹嘛？政府該想辦法解決的是少子化的問題。唉。」父親根本不回答我的話，他繼續看著學生作業忽然嘆了口氣接著說，「對了，你有女朋友嗎？」

女，朋友——我曾經有，未來不知道還有沒有。

這不是現在談話的重點，我和父親的亂碼隨時都讓我心很累啊。

目前是有個類似女朋友的朋友，說是類似，那是我們處於很模糊的界線，曖昧朦朧，彷彿隔著描圖紙看待彼此，我有點享受這樣的關係。我的直覺是絕對不能告訴父親，至少現在不能，他可能會胡亂解讀。

我是有點喜歡她，小薇不像我衰人衰運，她很優秀，工作認真，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三觀與我一致，我很需要陽光一樣的朋友。

我和小薇雖然認識不久，每次有什麼燃燒腎上腺素的消息，總想第一秒通知她。訊息未讀未回都不能表達我的急迫於萬一，最後忍不住留下語音訊息給她，語無倫次地訴說我的快樂。

我跟她說，終於找到工作了，簡直作夢都想不到就是在家裡上班。我奶奶真是全天下最棒的奶奶，除了有點失智症狀，講話有些盧，一天要吃很多餐，不過我想打線上遊戲時就開電視給她看，她很愛看電影，CINEMAX、HBO、FOX MOVIES 輪播幾次的舊片她都看得津津有味。

如果我的大腦每天只裝著過去的回憶，每天都是重複播放的老電影，我不知道倚賴這些畫面活著，會不會比死去還要痛苦？

不過，比起之前光是想著毫無著落的未來那種痛苦，我好像可以稍微忍耐這樣的重複。

奶奶的每一天也都在重複，她做的事差不多是我小時候混世魔王的翻版，白天像被睡魔附身，要她起床簡直要她命，一頓飯吃得滿地都是飯粒菜渣，天氣冷熱不會增減衣服，已經五月天了執意穿著羽絨外套，下身倒是願意套著短褲納涼，要她畫圖總是畫到紙張外面，尤其最愛畫在自己的大腿，還說畫在那裡涼涼的很舒服。

我刻意風淡風清地敘述日常，不想自己總讓小薇擔憂。她靜靜聽完，給我一個笑臉說，好啦好啦，收到收到，真的很不容易啊，照顧病人很辛苦，日後會有很多考驗的，要加油。

接下來，有幾秒空白，看著手機最後一則已讀訊息靜止在那，我知道她正在給我一個異次元長達數秒的擁抱，彷彿剛剛激昂的情緒都被灰階的已讀二字，拂去毛躁。

即使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面，不知為何，我總能感受到那段空白的溫暖。我不想騙她，心情低落的時候也是有的，通常我比陰溝裡的石頭還要臭，光線穿不透流水沖不動，硬是不出門不想言語，誰都不要理我最好。小薇彷彿在我家裝了監視器，雖然只是傳個 LINE 貼圖，她總能迅速察覺，實在太神了。

我跟她說，這十年來，畢業後求職也算順利，中間雖然換過兩三次工作，大抵在營養食品本業換來換去，除了跑業務這種需要與人面對面溝通只能放棄，其他工作內容可說是來者不拒，不論是艱難如分析千百種動植物成分或人體實驗各種配方反應等等，別人不想做的我全都做過。即使這麼努力了，我還是不懂公司怎麼會說倒閉就倒閉呢？

小薇說，你傻傻的，這世界不是只有你努力就夠了，還有更多卑鄙的人努力使壞搞分裂的扯後腿的，你怎麼鬥得過這些人。不過，現在的你就做自己，再也不需要管那些卑鄙無恥的傢伙，你只要好好照顧奶奶，你就是奶奶最重要的老闆。

她呢，每一次喔，都能將黑洞裡耍自閉的我準確無誤地撈出來，剛剛好都是陰溝裡的臭石頭有點鬆動滑脫的時候，像是盼來一場痛快的大雨，霹靂啪啦全身被刷洗過後的爽朗。或許，我太快投入情感，我們不過是交友網站速配組合，目前還配不上情侶的稱號。

最後，小薇說，實在聊得太晚，明天還得站櫃一整天，新人還沒補上，沒人和她換班，她得早點去睡了。接著，是一個兔子蓋上被子的晚安貼圖。

希望下次她可以讓我聽聽她的聲音，不要說總是和客人說話累到喉嚨啞了。

晚安。我也傳了詹姆士熄燈蓋被的貼圖給她。

## §

父親並不知道我之前有憂鬱症，這是我單方面的想法，或許，他早就知道也說不一定。

目前我的藥已改成慢性處方，回到家也三月餘，我儘量只在恐慌來襲才打開鼓鼓的藥袋，但大部分時間都忘了吃。可能是照護新手得處處學習，瑣事比預想還多，還要抽空整理那些囤積物品，每天疲憊不堪，而睡眠之神終於想起遺忘多時的我，總是躺上床便沈沈睡去。

不過，一個病人來照顧另一個病人真的沒問題嗎？

有一次，我和大熊形容，輕微憂鬱症的人就像一顆蘋果稍微撞傷，外表看起來好好的，但是放著不處理，慢慢的，就會從裡面的芯壞掉，我們常說你這個爛蘋果，不就是在諷刺表面衣冠楚楚卻一肚子爛貨的人。

大熊聽完立即說，哦——你這個爛蘋果，一肚子爛貨。

他不知怎麼這回接話尾如此精準。我要提醒自己千萬不要在他打遊戲時跟他聊心事。或者，我根本選錯了吐露心事的對象。不過，現在能有的選項也不多，不是小薇就是他，小薇上線的時間總在午夜十二點左右，我撐不過輕量鎮定劑藥效來臨的瞌睡。

今早醒來，尚未離開被窩，大熊又來訊息，他說現在要暫停和玩英雄聯盟，寶可夢抓寶抓到他一直走路瘦了十公斤，點他的 Instagram 立即被小腿肌賁張的照片攻擊。

我在手機螢幕這頭哼哼冷笑，隨便回訊說這身材快追上我啦，宅男變型男喔。我們一早就聊這些垃圾話，好像我們還住在一起，他居然繼續回訊酸我，「哪像你宅男變孝男，真是乖孩子啊。」

「靠北，什麼孝男——我奶奶長命百歲啦。」

聊到這裡，大熊突然丟了句，我們道場有人來踢館，要衝去 T 市支援了。我忍不住用小指頭撓撓耳朵，不是我聽錯就是大熊說錯，還是他被盜帳號？

「我們」道場。大熊有新朋友了，他不再跟我一樣只有一隻手的朋友數，我忽然感到些微哀傷。

他朋友一多，是不是就會改頭換面順便連心肝都換了，T 市雖然離 S 市只

要半小時車程六站捷運，但他是懶到天怒人怨的大熊欸，曾經年假九天足不出戶宅在房間打遊戲吃喝都叫外送的，居然為了一起抓寶的朋友，外送自己遠征 T 市。

「太有義氣啦——以後要改叫你甜心小熊。」

「喂，顧阿罵的人，不懂我們上班族假日需要追逐夢想啦。你睡覺睡到自然醒離家超級近，薪水和以前一樣多事情也沒多少，之前不是還說下個工作絕對要突破月領四萬，否則太不甘心了。」

真的很不甘心啊。我重複了這句話，不自覺被大熊傳染接話尾的毛病，不甘心又能怎樣——被一個沒顧過失智阿罵的人挑剔，他可能是被甜心小熊的稱號激到，罕見地噴出一堆心裡話，不必視訊我腦海中都能浮現他面無表情點擊滑鼠不屑的樣子，時不時就想試探我是否要放棄，照顧病人可以說不幹就不幹嗎？

「看起來，你情願一直做下去囉。」

「情願啊。顧我奶奶又不是顧他奶奶，為什麼我要跟你交代甘不甘心？」

「交代甘不甘心——那是我很關心你啊。不是說我是你難得沒翻臉的朋友，朋友關心一下不行喔。」

大熊又開始接我話尾，恍然沒有回音的接話尾，居然讓人不那麼討厭了。

「不行。你不是說過，你大熊不會關心誰，除非是動物園的臺灣黑熊。」

「動物園的臺灣黑熊……不需要我的溫暖，動保人士會關心好嗎？」

「好啦——你不是要去幫朋友的道場？我阿罵起床了，照顧阿罵我情願，全世界我最甘心情願啦。」

我真的情願，但不甘心，大學畢業斷斷續續工作十年，可是一直換工作，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工作，拼到底也買不起房子，結婚生子更不可能，誰會喜歡我……我今年就要滿三十五了。

大熊不再回話了。匆匆收掉這段對話，我知道他可能有點想念我，想我這種噁爛的話他說不出口，故意講幹話激我，畢竟我們住在一起的時間認真計算都可以唸完醫學院了。

想這些有的沒的真的很廢，再次回到 Instagram 動態，發現大熊居然之前就發了張戴著洋基棒球帽手比 ROCK 的自拍照，還寫著，兄弟加油！

幹。叛徒。以前嫌他吵嫌他學我講話，他披著大熊皮婁誰？誰跟他是兄弟。

結束今日唯一對外交流的時間，很緩慢地從床上起身，整天套著睡衣的我其實和喜歡賴床的奶奶也差不多。

看看時間，八點半該吃早餐了。這是父親為奶奶安排的固定作息之一。他說他不管我要不要吃飯，但是，奶奶三餐絕對要正常，餐前餐後服藥一次也不能漏掉。一起生活這三個月，他只有這件事幹得最好，不時拿著列印的表格，按表操課。

他曾冷淡的瞅著我說，連照顧奶奶吃飯睡覺散步玩遊戲這種小事都沒耐性也做不好的人，還有什麼工作能做好？

「最後一次，我只說最後一次，說好暫時照顧奶奶的，我又不是專業看護，你最有耐性你幹嘛不做？」我不是故意和他做對，但他就是有激發我發火的潛力。

我不就一個長孫，雖說奶奶也沒別的孫子，他身為人子，把屎把尿晨昏定省這些怎樣也輪不到我才是啊。

「不是你是誰？老闆要你往東你還要往西，有扣你薪水還是讓你加班過勞死了？你還比以前上班還要自由，不是拿著手機發呆看起來失了魂，就是窩在房間打遊戲打到快變殭屍——你要不要去照照鏡子？」父親訓斥有如行雲流水，簡直和我以前主管不相上下。

尤其他皺眉推推鼻樑上的眼鏡，鏡片後眯眼瞧不起人的目光，就更不用說有多欠揍，但他是我爸，我必須忍住曾經想朝主管揮出的拳頭。

他心中早有詳細表格，只有做好打勾，沒有修正妥協的道理。輪流兩班制照顧奶奶也是經由我同意的工作契約，還有周休二日，晚上他會接手陪奶奶吃飯和做簡單的體操運動，這種佛心老闆也不能隨便和勞工局投訴。

父親一板一眼的性格其實從未改變，變的或許是我，我的眼光不再侷限在家這個有限空間了。

忽然我想起一件小事。父親以前總是隨意將菸盒和零錢丟在書桌上，小學生我有時假意去他書房尋書，順手摸走一兩塊或是抽出一支菸便放在長褲口袋，一次兩次、不知多少次，他彷彿不曾發現。只有一次，恰好我從書架抽出《天龍八部》，他意味深長看了書一眼，卻不是睥睨地覷著我，還以為偷菸形跡敗露，沒想到他接著指著架上一整排金庸說，閱讀要有脈絡有系統，先看《射鵰英雄傳》才是。

什麼脈絡和系統聽不懂，當時我整個胸腔整個腦整個人暗暗顫抖，自小除非我做錯事，父親很少主動跟我說話，我該如何是好？

深吸一口氣，決定先不看他的臉，只是盯著手裡的《天龍八部》訥訥回說，可是同學都有看，連續劇在演這個啦。

他斜睨了我一秒，我能感覺空氣都在頭頂凝結不動，他終於揮揮手說，好啦隨便你，小學生不要沉迷武俠小說，功課寫完才能看。一直到了我念大學才從同寢的書架上再次看到《射鵰英雄傳》，但我仍舊不想看，或許我打從心底就想忤逆父親所說的規則，我不想成為他那樣活在規矩裡。

事事要求秩序和規矩的父親，卻有滿屋子堆滿捨不得丟的雜物，從我中學騎的單車到一小捆塑膠繩，物不分大小品不論精細他皆有理由留下，櫃子裡堆了十幾罐維他命和五顏六色的藥丸膠囊錠的，問他這堆藥山何時買的都不知道，到底是要救自己還是救奶奶？

他怔怔地拿起藥罐凝視半晌說，都忘了，救不了了。

## §

第一次看到父親哀傷的表情，是在母親離開的時候。

那時我只是個剛長出喉結的小六男生。痛苦和哀傷必然存在，或者，我太在意自己像被砂紙磨過的聲音，完全不想對母親忽然消失說些什麼，也不想流露過多的情緒。

或者，我更在意的是，不想自己太過在意這件事。畢竟父親很自責，奶奶也裝作自責的樣子，逢人便說我媽有多好，不論是鄰居或里長都知道她失去媳婦很痛苦，連郵差送來百貨公司型錄給不在人間的母親時，奶奶還要召喚出哀傷表示，兒子的老婆最喜歡買這些又貴又不鐘用的東西，整個房間都是包包和保養品，她又不是不給買的婆婆，為什麼就這樣想不開，這些型錄可以不要再送來了嗎？現在不需要了。

現在不需要了？可是我需要啊。型錄上印著母親的名字，那本花花綠綠的

型錄我擺在書桌右邊底層抽屜三年，每次打開都會看見她的慾望，那麼多，都是真的嗎？

掛在母親肩上的每個不一樣的包包，還有她化妝檯上滿滿的沒有開封包裝的保養品，讓人方便將她貼上敗家女購物狂的標籤，她故意這麼做嗎？

奶奶總決斷地對母親離去有所疑惑的親友們說，「我們沒有虧待她，哪個丈夫能讓她這麼花錢？看看她這麼多套裝、名牌包還不知足，我也不知道她為什麼說走就走？孩子還這麼小——想到小任，我就好難過，他好像驚嚇到了，眼淚一滴也沒落下……」

可能當時是夏天的緣故，我的哀傷不知怎麼都隨著鹹鹹的汗水蒸發了。我只是常常面無表情低著頭，叫吃飯就吃飯，要乖一點就裝乖，要怎樣就怎樣。一直以來，他們也不曾在意我的想法。不在意我，是當時念國中的我最在意的事。

小薇就不會這樣，雖然認識不是很長的時間，她總會耐心傾聽我所有的苦惱，即便是半夜我傳訊息給她，隔日也會迅速回覆我。

在交友網站配對成功的我們，或者所有填寫的數據都精確計算過，鮮少有意見不合的時候。不過，她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工作太忙，總是已讀不回，我只好反覆看著之前的通話紀錄，檢查對話的行文方式和語氣，鬆了口氣，我應該沒說錯話。

平均不到十分鐘我就會想要刷一下手機，看看有沒有新訊息或信件，甚至連來電紀錄也逐一瀏覽，全都是父親打來的。

回家這三個月，沒有任何人打過電話給我。我是個接到電話恐慌總會自動發作的亞斯，我沒法看著人的臉講話，不看對方的臉對話，以前的同事始終認為我很怪，當然看著人講話我也不能勝任，但是至少可以注視著某個地方，聽人講完話的時間會過得比較不痛苦。我曾經任由手機響了二十聲，怎麼也不願意去接，好不容易鈴聲停止，卻第一秒拿起手機確認還好那不是父親的號碼。

「還好不是我爸。」

「還好不是我爸。」當時住在一起的大熊不自覺又接了話尾。「不對，不是我爸，是你爸，為什麼你怕接到你爸電話？」

我其實很少和朋友提到父親，也不記得如何和大熊解釋，接個電話又不是上刀山下油鍋，他恐怕不懂有多艱難。就像有人討厭吃芹菜，終究無法接受那個氣味和青澀口感，我是連整個芹菜的形狀都難以接受。

喵嗚——

小貓不知何時繞到我腳邊，伏低瘦長的身軀便是一陣酥麻磨蹭，小貓不知道是換了環境不習慣還是怎樣，變得很挑食，只吃魚罐頭，乾飼料不是整碗沒吃，就是吃了又直接嘔出來，經常在家裡踩到尚未消化的一顆顆飼料嘔吐物。

聽說相處日久寵物很多習性和主人會越來越像，小貓會不會和我一樣太有個性，還是他提早青春期叛逆呢？我現在彷彿工作熟悉穩定閒著沒事幹？居然像個婆媽擔心起孩子。

當初答應父親回家照顧奶奶，附帶條件是小貓也要跟著我回家。他出乎意外並沒有說出連自己都養不活還養什麼貓這種傷人的話，甚至看到小貓從提籃裡鑽出來，還驚訝地說，好小，該不會還在喝奶吧？你會養嗎？

父親的反應讓我鬆了口氣，感覺不住在一起這幾年，他的個性似乎有些轉變，具體是什麼我也說不上來，我們好像許久不見的大學同寢室友，既熟悉又陌生。

早晨走出房間，他們已在餐桌就坐喝牛奶麥片粥，父親正幫奶奶把白煮蛋弄碎，我順手拿起沙拉醬擠了一些和在碎蛋上，主要是奶奶牙口不好，軟爛、營養、好處理的食物，是父親規定的，奶奶也不會有意見，精心料理兼具色香味的食物對她來說都是多餘。

簡單容易上手的這類點心，真是讓我這種廚藝白癡鬆了口氣，畢竟奶奶吃完早餐不到半小時，又會哭喊她餓死了餓死了餓死了——如果不再弄點東西給她吃，她肯定會尖著嗓子、連隔壁鄰居都會跑來關切我們家是不是虐待老人那種高頻音量說，我兒子媳婦殘忍啊——不給我吃飯啊——評評理啊——

只見父親馬上又裝了一碗燕麥粥給奶奶，還要她小心燙嘴慢慢喝，奶奶掉了些粥糜在胸前，她居然主動拿起毛巾自己擦掉，父親立刻拍拍手說，哇，好棒好棒，這樣才乖。

除了觀察奶奶作息，我順帶也一併觀察起父親。或許多年不住一個屋簷，他的諸多表現對我而言竟然非常新鮮。奶奶鬼哭神號時，不論發生什麼狀況他都異常冷靜，讓我暗暗佩服，父親總是極具耐心的哄騙奶奶，像是對待三四歲的小孩那樣，要什麼就給什麼，表現好不忘給獎勵，表現不好也盲目讚美。

「喂，你小時候也常常這樣。」父親說的是小貓躺在地上左滾右滾的樣子。

「我才不會這樣。小貓這是在撒嬌，討摸，你可以摸摸他。」

這陣子回家照顧奶奶，父親經常講起小時候的我，講述我的童年小事時，他臉上的表情總是特別柔和。幾次三番，差點錯覺十幾年前常帶我去抓锹形蟲那個父親回來了。

「摸他？會不會咬我？我看他老是咬你的腳趾和手指，感覺很痛。」父親有點遲疑地慢慢伸出手，接近小貓約一個手掌的距離卻又停滯不前，看起來還沒下定決心的樣子。

「他只會輕輕地咬，不痛的。嗯……如果他有感覺到你很愛他。」我也不知道為何要加上最後那句話。

最後那句話，讓父親緩緩收回的手指，他端起碗呼嚕嚕將剩下的燕麥粥喝完，離開了餐桌，好像剛剛的發生的事都是我的幻想。